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警寤鐘 第四回 代筆子到手功名

借枝培植望花開，究竟功名屬有才。本是無心求富貴，誰知富貴逼人來。

話分兩頭。再表秀童的哥哥石愛冰，與鬱氏在家，自從逐出兄弟之後，竟置之不理，並不訪訪他在那處安身，一味得他不在眼前，愈覺歡喜，夫婦心中快活不過。愛冰依舊出門生理，載著一船貨物，要到南直一帶發賣，由長江而行。一日無風靜浪，正行得安穩，忽江中鑽起兩個豬婆籠來，愛冰是出過門素常見慣的，也不在心。忽然東邊又鑽出一陣，西邊又鑽出百千，頃刻間，滿江水面上，擺得烏黑，竟不知有幾千百萬隻在水面浮來，漸漸浮至愛冰船旁。愛冰與船家連道：「不好，不好！快些收港。」不曾說得兩聲，船底下已浮起四五十個豬婆籠，將嘴輕輕一拱，登時船底朝天，是物落水。幸虧一個船家善水，搶在一塊板上，亂喊救人。才招呼得幾只漁船來，將愛冰與眾人救起，一個未損。但是，那些寶貨已盡數發脫與水晶宮內，愛冰止逃得一具性命，又沒盤纏，一路討飯回家。來到自己原居，只見是一片火燒紅地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忙去尋訪妻子，卻見鬱氏焦頭爛額的從鄰家哭將出來，訴道：「昨晚一些火燭沒有，不知怎的就平空燒將起來，連被也搶不出一條來，卻只單單燒了我們一家，連我也幾乎燒死。你怎這般光景的回來？」愛冰大哭，也將覆舟之事說起，二人痛哭不止。正是：

老妻在火星廟內幾死，丈夫從水晶宮裡逃生。

原來石家雖富，俱是浮物營運，並無寸土之田，愛冰被水火兩次玩耍，竟玩得精光，夫婦二人又沒處棲身，暫屈破廟一樂。愛冰與鬱氏算計，有宗帳在處州，不若二人同去取討，還夠做些小營生。鬱氏無奈，只得依允，夫婦一頭討飯來到處州，尋主家住下。主人憐他落難，盡心與他討帳，不想本處年荒，陳帳難討，討得來只夠二人食用。主人家甚不過意道：「這討來只夠盤纏，且是所欠不多，討完時，何以度日？不若依我，且靠在一個財主家種田過活。」石愛冰少時，也曾做過莊稼，夫妻二人倒也會做，當下主人領到大戶人家，佃他幾畝田耕種，牛只耕具俱全，借石飯米他吃，到收成日還他。餘外主佃均分，半年辛苦半年閒，只得將就度日。正是：

明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隨。

且說秀童在戚府與化成甚是相投，就是戚公夫婦只把他作子姪看待，每日家與化成平起平落，好衣美食。若得空時，便與巧雲一敘，好不快活。不料戚公大兒子戚可成之病，懨懨不起，不上半年，卒於僧舍。戚公夫婦與桂鄉宦悲痛不止，從厚殯葬，只苦了桂小姐，做了半年活孤孀，如今竟要作真孤孀了。正是：

生前未結鴛鴦錦，死後空啼杜宇紅。

不題小姐之事。

且說戚公自從沒了大兒子，一發上心要管教小兒子，爭奈玩心不改，鈍質如初，雖有父親與秀童整日與他講解，終成朽木難雕。一日，科考將臨，府縣要考童生，不免叫秀童頂替。府縣俱是案首，戚公大喜，只候宗師按臨，準備兒子准學。不想宗師甚是利害，考時十名一連查對年貌無弊，方許放進。有一名詐冒，十名都不許進場，還要枷號重責，不論公卿之子一般責治。戚公無奈，只得向府縣討情，說有個親姪才來，求他護送入院，把秀童改名戚必成。進場時，一人一個卷子，領了題目，必成一揮而就，悄悄遞與化成謄寫，也將必成做他一做，一則可消遣，二則省得要帶白卷子出去，又耽干係。遂低著頭將必成的那一卷，一真一草也登時做完，側著頭看一看化成的卷子，還沒有謄寫完，又守有好一會，方才寫畢。二人交了卷，恰好頭牌開門，遂欣然踱出。

歇上兩天，宗師發出復試案來，卻又是兩名該取。戚公方知秀童連那一卷鬼名，也做在裡頭，到復試之期，也只說不過應點之事，對對筆跡而已，故不把放在心上，且由他二人同去，燥燥牌，況秀童進去又可以壯壯化成的膽。待到進學之際，只將必成推個病亡便罷。誰知二人進到院中，宗師甚是得意這兩卷文字，又見俱是十四五歲的幼童，越發歡喜，就喚到案棹邊，當面復試。另出一個試題是：「童子六七人」。又賞了許多果餅，安慰他用心作文。化成還不知利害，只是愁自己做不出的苦，倒是秀童反替他耽著一把冷汗，甚是憂心，沒奈何只得將必成的一卷，自己冒認著匆匆做完，送在宗師面前。宗師見他敏捷，第一個是他先來交卷，就喚他站立案旁面看，著實稱揚，拍案叫快，就取筆在卷面上寫了「取進神童」四個字。因問道：「你是戚祈庵什麼人？」秀童不好說是小廝，只得權應道：「是螟蛉之子，排行第三。」宗師又勉勵他道：「你文才可中得的，切不可因得一領青衫自足，回去竟要用心讀書，本院自與你一名科舉進場。」秀童謝了一聲，又歸本應，坐著呆守化成。望著他才做得兩行，心下好不著急。宗師原愛這兩卷，見秀童這一卷已完，那一卷還不來交，心內詫異，偶抬頭一看，見只寫得兩行草稿，遂等不得，叫先取來看。卻只得一個破承題，上寫著道：

童子六七人

以細人之多，其妙也非常矣。夫童子乃細人乎。吾知其妙也，必然矣。而點之所取，諒必有果子哄之之法耳。

宗師看了大笑，拍案大怒道：「這等胡說，還拿來見我。可見前日之作，顯然有弊，本院也不細究，只將你敲斷兩腿，枷號兩月，問你個不讀書之罪罷！」正要行刑，那秀童嚇得著慌，竟不顧利害，跑來跪下痛哭，情願替打。宗師又動了一個憐才之念，便發放化成道：「本待敲你個半死，姑看你父親與兄弟面上，饒你這狗腿，回去讀他二三十年書，再來觀場與考罷了。」遂大喝一聲，逐出。秀童就領著化成，忙忙出來。化成嚇得尿尿齊來，臉如白紙，戚公聞知，也驚得魂魄飛揚。化成回家，竟驚嚇了一場大病，險些上饗。閒話休贅。

且說到發案之日，必成竟是案首入學，且以儒士許送進場。過了兩天，又值學裡迎送新秀才，戚公因秀童是宗師得意取得案首，不好不到，恐怕推托反要查究弄出事。沒奈何，只得將錯就錯，認為第三公子，吩咐家人稱他做三相公，一般也送他進過學，迎將家來，淡淡了事。只有玉香小姐，見陪嫁小廝進學，心中又奇又喜，笑腹疼；更有巧雲，越發喜歡不過。戚公夫婦因為兒子受辱，體面不雅，反悶悶不悅，沒得遮蓋，只得轉拿必成出色掩飾人的耳目，也做戲飲酒，忙忙過了些時。

轉眼場期將近，戚公夫婦一索做個好人，愈加從厚，就如親子一般，是事替他備辦，毫不要他費心。又撥了幾個家人服侍，一路軒軒昂昂，到省下場。到臨三場完畢，發榜時，必成竟中了第三名舉人。在省中謝座師，會同年，公事忙畢，就回家拜謝戚公夫婦，又到龍泉本縣，去拜謝桂公夫妻。舊主人主母桂公，這老人家見面，執手大笑，必成也以子姪禮拜見。次日就到哥嫂家來，誰知連房屋也沒有了。詢問鄰人，俱說他自被回祿之後，就不知去向。必成吃驚歎息，又去拜望田先生，那先生已於上年三月間歸世了。只存揚氏一人，雙目已瞽，坐在家中，饑寒窮苦，十分難過。聞得來看他的新舉人，就是那個吃閒飯的小廝，又驚又羞又喜，沒得掩丑，就倚著告訴苦楚，悲悲咽咽，哭將起來。必成勸慰，當時備了祭禮，到田先生墳上哭奠一番，反贈了楊氏三十金，送他為養老之資，遂仍舊回到桂家。住有數天，才動身歸家，別卻戚公與夫人，匆匆進京會試。及完卻場事，卻又中了進士，殿在三甲，好不得意。待過忙完，就選了浙江處州府青田縣知縣，領憑出京，先到家拜見戚公夫婦，欲要請他同到任所報恩，戚公夫婦苦苦辭了。必成意欲問戚公與夫人討巧雲隨去，惟恐桂小姐不肯，又不好自己啟齒。正在躊躇，恰好桂公聞得必成回家，親來賀他。必成心中暗喜道：「好了，待明日且央他去說巧雲之事。」遂放開懷抱不題。

再說戚公見桂親翁到家，忽提起一事，對夫人商議道：「我想兒子已死，少年媳婦留在家不是個了局，今日必成既認為義子，且又發達，何不一索結些恩惠，叫必成感激我二人。待我明日竟對桂親家說，將媳婦許配了必成，卻依舊還是我們的媳婦了，你道何如？」夫人甚喜。次日戚公果然去說，桂公欣然應允，戚夫人隨即去喚必成來，對他說明。那必成正為巧雲事尚恐小姐作難，今聞將桂小姐竟許他為妻，險些連魂魄也喜散了，不覺竟要樂得發狂起來。戚公因他憑跟迫促，遂忙忙擇個吉日，將桂老夫人也接將

來，結彩懸紅，替必成畢姻，仍將巧〔雲〕陪嫁。正是：
昔為轎後人，今作牀上客。

當日大吹大擂，賀客盈門，本府官員無不登門賀喜，滿堂戲酒，直鬧至更深方散。必成忙忙進房，摟著桂小姐，笑嘻嘻的上牀去掛新紅了。這一夜之樂，比中舉中進士還更美十分。怎見得：

含羞解扣帶笑吹燈，一個游蜂狂蝶，等不得循規蹈矩，一個嫩蕊嬌花，耐不得兩驟風狂。生棘棘，靈犀深透；急煎煎，血染郎裳。

次早，必成見桂小姐新紅點點，一段嬌羞，愈加疼愛。待過三朝，就別卻戚公夫婦與丈人丈母，帶著玉香小姐與巧雲，一同匆匆到任。未及兩月，又求了小姐之情，將巧雲也立為側室。

一日在堂上審事，審到一件佃戶掛欠租豆，反毆辱主人之事。及將佃戶帶進來時，原來不是別人，卻就是那個最疼兄弟的愛冰哥哥。必成心內大驚，且喜竟毫無介懷之意，立刻退堂，將哥哥接進，二人相抱大哭。必成問他怎的在此，嫂嫂在那裡？愛冰見官是兄弟，赧然無地，哭訴情由。又道：「近因台州那主人帳目還清，我與你嫂嫂坐吃山空，又沒得盤纏，虧那主人家有個親戚在這裡，就薦我來替他種田養生。近因手頭甚空，將租米吃去若干，所以掛欠他些許，他就送我到官。今日幸虧天有眼睛，叫你做了官，使我遇著是你，不然我今日這場苦刑，怎麼挨得過去？可憐你嫂嫂還在他家愁死。」說罷大哭。必成再三勸慰，即刻差人打轎將鬱氏接進衙去，嚇得那家登時請死。必成也不究理，又替哥哥賠償他租米之數，用好言寬慰而去。這鬱氏進衙，見叔叔做了官，又羞又喜，登時將那一片壞心，改變了一片婆心，一味撮臀捧屁，惟恐奉承不週。必成領桂小姐與巧雲重新拜見哥嫂，也將前前後後的事情細細告訴，就留哥嫂在衙中居住，全不記念前仇。

在任三年，連生二子，因他做官清廉，政聲大樹，撫按薦舉，朝廷來行取進京，時必成才二十二歲。又復了自己本姓，回去祭過祖，就捐千金起個伽藍廟，報答佑佐庇助之恩。那寂然和尚，嚇得逃往別處，不知下落。羽衝也不究問，匆匆又收拾進京做官，數年之間，已做到御史開？，一直做到都堂。一夕無疾而終。